



浣纱弄碧水 扬蛾入吴关千年

□陆遥 苗丽娜 袁征

2500年前，一位娉婷越女走出小村苎萝，踏上了忍辱负重、以身救国的征程。一朝入紫宫，万古遗芳尘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这位名叫西施的江南女子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爱与美的象征。

在中国的“四大美女”中，西施是年代最为久远的。有关西施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《墨子》《孟子》等经典文献，又经历代诗词、小说、戏曲、民间故事的描绘，西施传说已然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，2006年，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“世上本没有传说，有了文化记忆才产生传说。而当传说依附于特定的历史人物，且又是顾盼生辉的邻家女孩时，便真切可感，仿佛触手可及。”学者陈侃章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西施传说，他认为，经典采撷了民间传说，民间传说又从经典中汲取了营养，这让西施传说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印记。

苎萝山下如花女 亦自颦眉但忧国

来到诸暨的游客，都会好奇地去看看那块著名的浣纱石。石上刻有“浣纱”两字，传为王羲之所书。南北朝的《会稽记》曾提到：“诸暨苎萝山，越时西施、郑旦所居，所在有方石，是西施浣纱处。”

这大概也是西施传说中最著名的一段，当西施浣纱时，鱼儿看见她的倒影竟然忘记了游泳，渐渐地沉到河底。初唐诗人宋之问的《浣纱篇》中说的“鸟惊人松老，鱼畏沉荷花”，描述的就是西施的“沉鱼”之貌。

作为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究竟有多美？“西施越溪女，出自苎萝山。秀色掩今古，荷花羞玉颜。”李白的诗作《咏苎萝山》，全篇没有一个“美”字，却将西施的美貌刻画得栩栩如生。

“西施的形象就是借助于文学作品的描绘，一步步丰满起来的。”陈侃章邀请我们在两千年的诗词歌赋中遨游——

西施其人其美，在先秦诸子中屡见。《墨子》是现存古籍中最早提及西施的：“西施之沉，其美也。”《慎子》云：“毛嫱、西施，天下之至姣也。”《庄子》中，西施之美颜玉容，因一个故事更加生动：“西施病心而颦其里。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，归亦捧心而颦其里。”这也是成语“东施效颦”的由来。

《全唐诗》录存了唐进士王轩与西施跨越时空的对吟，可谓足够浪漫。王轩云游苎萝山，泊舟浣纱溪，凝视浣纱石，坠入其中不能自拔，乃题诗石上：“岭上千峰秀，江边细草春。今逢浣纱石，不见浣纱人。”西施闻声，飘然现形。答曰：“妾自吴国还越国，素衣千载无人识。当日心比金石坚，今日为君坚不得。”

苏东坡则别有意味地锤炼出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千古名句，把中国人的景观审美习惯，有机糅合到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。

民国初期《西施全传》曾这样描述

□钟德

范蠡寻觅西施的场景：“范蠡微行数日，渐渐入诸暨之境，迤逦向苎萝村而来……正在彷徨之际，瞥睹茅舍中有一二八丽人，盈盈而出，不禁双目直视，手舞足蹈。即此惊鸿一现之中，觉其明眸皓齿，秀媚天成，其艳丽之状，直非口舌所能形容。私心窃喜，自念若此美人，可倾倾国，此行不虚矣。”

那么，有没有比西施更漂亮的女子？楚国文人宋玉的《神女赋》认为：天上的神女姣丽，美艳无边际。即使西施遇见，也只能掩面而去。看来要与西施比颜色，只有请神女下凡尘。

当然，如果仅仅依靠美貌，西施的形象在国人心中，远远不会有如今的高度。实际上，西施传说是以“美”和“情”为中心的。从先秦诸子到汉魏史乘，从唐宋诗词到元明戏剧，在梁辰鱼的《浣纱记》中，西施的形象逐渐定型，其外貌美和心灵美得到了和谐统一。她不仅是美丽女性的代名词，也是智慧、爱心和献身精神的象征。作为历史人物，她是吴越争霸中的筹码和牺牲品，而作为传说中的人物，她则被赋予了中国传统崇尚的家国情怀与爱情观念。

正如陈侃章所说，一段荡气回肠的吴越春秋，如果只有金戈铁马、卧薪尝胆，那就一派冰凉萧瑟，满目沧桑。而有了西施的风华绝代，有了范蠡携美泛舟五湖，才会血肉丰满、情趣盎然。

佳人已乘扁舟去 殿前青苔思杀人

离浣纱石不远，苎萝山东麓，就是西施殿。正是盛夏季节，一进门，只见红粉池中荷花盛放，亭亭玉立。踏入西施殿，抬头可见雕刻细致的牛腿，低头便是纹路流畅的石板。

这座古色古香的殿宇，其实是1986年重建的。

西施殿的由来很悠远了，李商隐当年写下过“西子寻遗殿”的诗句，女诗人鱼玄机写有七律《浣纱庙》，可见在唐代已有西施殿，后因战乱兵燹而毁。后世，西施殿屡毁屡修，最后一次被毁是在日军轰炸中。

“重修西施殿，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中国人的西施情结。”当年的诸暨市文联主席李战负责重修工作。当时，他创造性地提出“以旧修旧”的办法，希望到诸暨各地寻找古建筑构件“拼凑”成西施殿，于是，发动全县文化站的文化员以及自己的朋友帮忙留意相关信息。“当时诸暨有六七十多个文化站，每天都有村民愿意提供老屋构件的消息报上来。最后，一共征集到12000多个构件。”李战回忆说，那一次重修，整整用了4年。1990年，西施殿建成开放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把殿内殿外围得水泄不通。大家欣喜地发现，大量来自民间的古建筑雕刻构件被合理利用于建筑中。

走入今天的诸暨博物馆，可以看到一块专门的西施文化展区。馆长孟琼晖说，西施是诸暨人讲不厌的话题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诸暨市组织文化工作者广为收集与西施有关的故事、歌谣、谚语等。“乡镇文化员经过培训后，

每人发一个小录音机，白天去村里找故事，用录音保存下来，晚上整理文稿，最终从几千万字的文字素材中整理出三百万字。”诸暨市文联退休干部何曾武说，他们出版的第一本西施传说，收录了精心挑选的23个故事。

数千年来，人们对西施的爱从未改变。西施的形象，也在流传的过程中，越变越丰厚，越来越美丽。“人们将许多美好的希望、祝福和信仰糅合在传说中。”陈侃章说，比如，西施的下落究竟如何？说法有多种，但以“西施随范蠡泛五湖而去”之说影响最大，传播最广。《史记》载：“乃乘扁舟，浮于江湖，变名易姓。”这种充满善意的归宿，就体现着老百姓的美好愿望。

纵向传承和横向流传使得西施传说的内容更为丰富，影响更为广泛。当然，由于记载和传说的层累堆积，西施这个人物日趋理想化。传至今日的西施，已是历史记载、民间传说、文学创造三位一体的人物形象。

月下水灯自摇曳 美丽传说颂千年

“如若你们再晚来十几天，就可以在月下的三江口看见万盏水灯随风摇曳。”陈侃章告诉我们，相传，农历七月十五那天，西施入吴时经过三江口。时值二更，族长们鸣锣唤起村民，用灯笼火把迎接西施娘娘。娘娘换船北去时，村民点燃禾草，投于江面，以礼送娘娘。又有说，是三江口水灯吓退了伍子胥的潮兵。数千年来，每至七月十五日夜，三江口村民都要在江上放水灯，并形成一年一度的“水灯节”。

“三江口水灯”正是西施传说的一部分。西施传说大致可分为四种：人物传说、地名传说、风俗传说和物产传说。其中，人物传说围绕西施的生活和命运展开，诸如“东施效颦”“沉鱼之美”“明珠美人胎”，既包含了国仇家恨，也叙说了男女之情，是西施传说的主体部分；人尽皆知的“浣纱石”“白鱼潭”“钱池”等，属于地名传说；“西施饼”“麦草扇”“三江口水灯”，至今仍是当地的民间习俗；“苎麻”“香榧眼”“西施豆腐”等物产传说则别具风味。这些传说不但历史悠久，而且地域广泛，辐射江浙沪，乃至传播到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地。

千百年来，西施传说还以曲艺、戏剧等多种形式加以传承流播，西施的舞台艺术形象也历久弥新。古有关汉卿的元杂剧《姑苏台范蠡进西施》、明代梁辰鱼的《浣纱记》等，今有京剧《西施》、越剧《西施归越》等……诸暨越剧团编排的《西施断缆》，则塑造了一个真实、可信、可亲的崭新西施形象，荣获了文化部“文华新剧目奖”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《西施断缆》呈现一个爱国爱乡的西施。无论哪个时代，这样的爱与美都会深深打动观众。”《西施断缆》编剧阮逸回忆这一作品，依然难掩激动。

在某种意义上说，西施传说是吴越文化的一个缩影，对弘扬传统人文精神，具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。目前，诸暨市非遗中心已启动了《民间文学·西施传说》记录工作与保护研究项目，为

西施传说建立综合图、文、音、像等全媒体记录的“档案库”。诸暨还通过举办西施文化节、西施动漫形象设计大赛等活动，为西施文化传播赋能。

在陈侃章看来，西施文化可以挖掘的地方还远不止此。西施从诸暨出发，经水路至今萧山临浦中转，到达会稽学习礼仪，后由越国献送入吴国，一路从绍兴经萧山、德清、桐乡、嘉兴、湖州、吴县，迤逦而进到达都城苏州。后人为了追念西施，沿途所经多有纪念古迹。由西施活动而形成的“西施之路”无疑是对吴越这条人文通道最好的提炼。“如果能挖掘好这条底蕴深厚的‘西施之路’，应当可以打造一条多彩的黄金旅游通道，让游客进行一次奇妙的历史文化之旅。”

□周恒祥

生活中有洁癖者，一天洗几十次手都不觉得干净。这在当下，预防新冠肺炎，别说还真的起到了非凡的作用。

一些人也有文字洁癖，敬肃自珍，总觉得自己的文字不能有半点脏污。这是事关自己的信誉，也是对读者的负责。我以为，这应该点赞。

著名作家孙犁，有文字洁癖，写好以后，经常会回头看，细读几遍，再放两天，然后再看，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了，才会发出去。

文字洁癖，有点像强迫症，比如，有的人每次出门，常常怀疑门没锁好，到了电梯口再回去拉一下门，门很结实，锁得很好，自己才放心地下楼。

我认识一个编辑，有文字洁癖，近乎苛刻。他经手的每篇稿子，会一遍遍地检查，非到截稿时间，不肯脱手。对书稿的校样，则变本加厉，甚至还跑到出版社看开印前的菲林片。所有的执念，都是为了白纸黑字印出来之后“再也提不到一只老白虱”。常有朋友劝说他“大致差不多就行了”，可这位编辑早已习惯，改不掉了。

我以为，这是一种敬业精神。

我看一些报纸的副刊，凡是有瑕疵的，心里会一下子将这家报纸降低多少个档次。

七英俊，是个比较年轻的女作家，算是网络作家中的异类。异在何处？

□费城



残荷 陈耀摄

文字“洁癖”

有人逼迫你，只是自己对自己的苛求。白雪芹是应该有重度文字洁癖的伟大作家。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写成了巨著《红楼梦》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读《红楼梦》，几乎找不出哪个词可以更改、替换。

作家刘震云也是有文字洁癖的，所以，他说要做到不写错别字，一页纸有三个错别字，是不可原谅的。

福楼拜也是一个文字洁癖狂人。他说过这样一段非常著名的话：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，只有一个名词可供他使用，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，一个形容词要使对象的性质鲜明。因此，就得用心去寻找，直至找到那一个名词、那一个动词和那一个形容词。

当下的一些作家、诗人，一年能发表数百万字作品，真正是快手。浏览众多的文学期刊，发现一些人成了常客，名字在各个文学期刊不断出现。有的作家号称著作等身，沾沾自喜，又出了多少本书。如此一味地图快、求多，追逐名利，出手的都是粗制滥造的作品，而非精品力作。这些没有一点文字洁癖的作家，忘记了制造文字垃圾，会误人子弟，害人匪浅。

若说文字洁癖是病，那我要说，这是一种美丽的病态。

巷陌

坐的少年，思绪总是飞得很远。多年以后，忘了某年某月某日，大约在那个花开的季节，我在院前的花树下收拢被风吹散的叶子，在阳光渗透的叶面上，分明看到了写满整个季节的怅然与苦涩。一种久违的凛冽流遍全身，在记忆的褶皱里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有些风景，想必不是用眼睛去理解和读写的。而我们的内心，好像也从未专注地接受过这些被露水打湿的落叶，它们枯黄的叶脉，依旧泾渭分明，始终保持一种期待的姿势，让人遐想，却又无法解读，就像两个人，彼此无法透视的眼神和内心。此去经年，此间的逃离与绝望，大约连自己也无法说清……

就在旧街纵深处，也不知是谁家的庭院，落花满地。和煦的风吹拂庭前草木，缕缕花香扑面而来。抬头张望，便看到院墙高处几簇白花掩映在枝叶间，静静绽放生命的美丽。我庭前清扫了四季的更替，以及四季草木枯荣时隐忍的苦涩与欢喜。薄暮里，青草的气息，如同花树上抖落的点点星屑。

岁月静好。总觉得时光缝隙里，藏着往昔岁月的美好。踏着石板路，回忆里透着土香，是熟悉的味道。一串细碎的咳嗽声，隔着木门，在炉膛深处闪亮。触手可及处，尽是柔软，我惊异于日常的美好景致，原来无处不在。如同一棵树，一生恪守一个秘密，每一片叶子都藏着隐秘的言语，只待路人去细致解读。

突然想起那年初月，我们沿着铺满野花的山道踏青，鞋面上满是露水和青草的芬芳，树枝上的点点露水落在脸上，有种沁入肺腑的凉意。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，那个怀抱梦想在门槛上端

在那株高大的玉兰树下，还生长着

风动桂花香

么也不干，只静静地发呆。清秋的风送来四溢的桂香，那份心情由雅及静。

相较于夏花的绚烂和秋叶的静美，我更想紧握住的是桂花的芬芳。可惜的是，花艳一季，香飘一时，桂花只属于一个特定的季节，她的绽放意味着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——中秋的到来。这个时节来得很突然，走得很突然。

忽来一夜风雨，碰落了一地桂花。所幸，花会干，色会淡，但香味却能绵长久远。精于生活的乡人很懂得将桂花的韵致发挥到极致，桂花糕、桂花栗子羹、桂花小圆子、桂花糖、桂花酒、桂花茶……千方百计让桂花香转变成精灵，附着在食物上，重又在舌尖上绽放。

糖桂花是最常见的。秋高气爽时，找一块干净的塑料布，铺在树下，乐呵呵地摇一摇树，瞬时，满树桂花雨，天香一地。桂花掉进盆子里，而后拌上白糖，密封于玻璃瓶中。此时，透明的瓶内就仿佛收藏着黄金白玉，封存清秋时的串串美好。

渍过的糖桂花是百搭，喜欢吃甜食的人，下汤圆做甜羹，任意什么，捏一撮糖桂花放进去，那香就不仅仅是甜香了，还有了桂花的芳香、馥郁和醇厚。

桂花糖藕是我的最爱，做法也不复杂。取粗如小儿臂的雪藕一节，藕孔内拍入浸胖的糯米，加以冰糖，以小火长时间焐熟，撒上备好的糖桂花，顿时就是一波波难以拒绝的藕香与桂香，甜丝丝的，让人真正感受到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香”。晾凉后切薄片，堆在蓝花瓷盘中，浇一匙蜂蜜，已成胭脂的藕片，更加滋润闪亮。点点金黄的桂花，落在胭脂色的藕片上，别提多抢眼。以小竹签插一片入口，软糯滑润，慢慢地嚼，桂花的香气回荡在藕眼里，带着一缕缕的甜，徐徐咽下之后，从舌根泛起阵阵回味，仿佛回忆在暗夜里荡漾开来。

桂花是和着满月一起来的。当月的清辉减一分的时候，花香却增一分，花好月圆便是在这样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完成的。此时，闲坐于桂阴下，那洒满一地的月光，甜得流蜜的桂香，秋风也善解人意地透着丝丝凉爽，时光显得如此柔软熨帖，温情一片。

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常搬个小凳子坐到他家小院里去闻香、看书，又或什